

古代文選

〔八〕

一九七四年四月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显学

韩非

显学

韩非

说明

韩非（约公元前二八〇——二三三年）是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、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。著有《韩非子》一书。

本文选自《韩非子》。文中所说的「显学」，系指儒家和墨家，但主要是针对儒家的。当时，正

古代文選

〔八〕

一九七四年四月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显学

韩非

显学

韩非

说明

韩非（约公元前二八〇——二三三年）是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、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。著有《韩非子》一书。

本文选自《韩非子》。文中所说的「显学」，系指儒家和墨家，但主要是针对儒家的。当时，正

是中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，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，他们的代言人儒家颂古非今，「不言今之所以为治」，「而皆道上古之传誉、先王之成功」，妄图开历史的倒车，复辟奴隶制度。韩非从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出发，指出儒家「言先王之仁义，无益于治」，要治国者「不听学者之言」，并斥儒学为「愚诬之学」。这篇文章在批判儒家反动思想的同时，还阐述了法家的政治主张，明确提出「不务德而务法」，要求实行法治。

《显学》篇和《五蠹》篇一样，是韩非批判儒家的著名文章，在当时的儒法斗争中起了积极的战斗作用。

韩非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，《显学》篇中也深深打上了这一阶级的烙印。如文中说：「侈而惰者贫，而力而俭者富」等，都反映了他的地主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。

世之显学〔一〕，儒、墨也。儒之所至〔二〕，孔丘〔三〕也。墨之所至〔四〕，墨翟〔五〕也。自孔子之死也，有子张〔六〕之儒，有子思〔七〕之儒，有颜氏〔八〕之儒，有孟氏〔九〕之儒，有漆雕氏〔一〇〕之儒，有仲良氏〔一一〕之儒，有孙氏〔一二〕之儒，有乐正氏〔一三〕之儒。自墨子之死也，有相里氏〔一四〕之墨，有相夫氏〔一五〕之墨，有邓陵氏〔一六〕之墨。故孔、墨之后，儒分为八，墨离为三，取舍相反不同，而皆自谓真孔、墨〔一七〕，孔、墨不可复生，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〔一八〕？孔子、墨子俱道

尧舜，而取舍不同，皆自谓真尧舜，尧舜不复生，将谁使定儒、墨之诚乎？^{〔二五〕}殷、周七百余岁^{〔二六〕}，虞、夏二千余岁^{〔二七〕}，而不能定儒、墨之真，今乃欲审^{〔二八〕}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，意者其不可必乎^{〔二九〕}！无参验而必之者，愚也^{〔三〇〕}；弗能必而据之者，诬也^{〔三一〕}。故明据先王，必定尧舜者，非愚则诬也^{〔三二〕}。愚诬之学，杂反之行，明主弗受也^{〔三三〕}。

〔一〕显学，著名的学派。

〔二〕儒之所至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。

〔三〕孔丘（公元前五五一年至四七九年），

字仲尼，春秋末期鲁国（在今山东）人。他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。

〔四〕墨之所至，墨家学派的创始人。

〔五〕墨翟（笛 墨，约公元前四七八年至三九二年），春秋末期鲁国人，墨家学派的创始人。

〔六〕子张，姓颯

（专 zhuan）孙，名师，孔丘的弟子。

〔七〕子思，姓孔，名伋，孔丘的孙子。

〔八〕颜氏，无考。

〔九〕孟氏，

即孟轲（约公元前三九〇年至三〇五年），战国时邹（今山东邹县）人，战国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。

〔一〇〕漆雕氏，

姓漆雕，名开，孔丘的弟子。

〔一一〕仲良氏，无考。「良」一作「梁」。

〔一二〕孙氏，一说系孙卿，另说系公孙尼子。

当以后说为是。

〔一三〕乐正氏，姓乐正，名子春，孔丘弟子曾参的学生。

〔一四〕相里氏，即相里勤。

〔一五〕相夫氏，据广韵「下」伯「字注」：「韩子有伯夫氏，墨家流。」相夫氏当为伯夫氏。

〔一六〕邓陵氏，庄

子·天下篇有「邓陵子」，为南方的墨家。

〔一七〕古取，采取。舍，同「捨」。全句说：儒、墨各派采取和舍弃孔、墨

的学说，往往相反而不相同，但却都说自己是孔、墨的真传。

〔一八〕全句说：孔丘和墨翟不能复活，叫谁来判断

社会上的这些学派的真假呢？

〔一九〕尧、舜，即唐尧、虞舜，他们都是传说中我国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首

领。诚，真实。全句说：孔丘和墨翟都称赞尧、舜，但他们所采取和舍弃的学说各不相同，却又都自称得了尧、舜的真传，而尧、舜不能复活，叫谁来判断儒、墨的学说哪个是尧、舜的真传呢？

〔二〇〕殷、周七百余年。儒家崇尚周公，故自殷末、周初算起。

〔二一〕虞、夏二千余岁，自虞、夏之际，至

韩非的时代，约二千余年。墨家尊重夏禹，故自虞末、夏初算起。

〔二二〕审，审定、判断。

〔二三〕必，一定。这

句说：想来是不能有一定的确实把握吧！

〔二四〕参验，证据。这句说：没有证据就作出断定，是愚蠢的。

〔二五〕诬，欺骗。这句说：不能确定的事就拿来做依据，那是欺骗。

〔二六〕这句说：所以断然根据法先王的道理，而

肯定尧、舜的一切，不是愚蠢，就是欺骗。

〔二七〕杂反，杂乱和矛盾。这句说：愚蠢和欺骗的学说，杂乱和矛盾的

行动，英明的君主是不采用的。

墨者之葬〔一〕也，冬日冬服，夏日夏服〔二〕，桐棺三寸〔三〕，服丧〔四〕三月，世主以为俭而礼之〔五〕。儒者破家而葬，服丧三年，大毁扶杖〔六〕，世主以为孝而礼之。夫是〔七〕墨子之俭，将非孔子之侈〔八〕也；是孔子之孝，将非墨子之戾〔九〕也。今孝、戾、侈、俭俱在儒、墨，而上兼〔一〇〕礼之。漆雕之议〔一一〕，不色挠〔一二〕，不目逃〔一三〕，行曲则违于臧获，行直则怒于诸侯〔一四〕，世主以为廉而礼之。宋荣子〔一五〕之议，设不斗争，取不随仇〔一六〕，不羞图圉〔一七〕，见侮不辱，世主以为宽〔一八〕而礼之。夫是漆雕之廉，将非宋荣之恕〔一九〕也；是宋荣之宽，将非漆

雕之暴^{〔三〕}也。今宽、廉、恕、暴俱在二子，人主兼而礼之。自愚诬之学、杂反之辞争^{〔二〕}，而人主俱听之，故海内之士^{〔一〕}言无定术，行无常议^{〔三〕}。夫冰炭不同器而久，寒暑不兼时而至，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^{〔四〕}，今兼听杂学，缪行同异之辞，安得无乱乎^{〔五〕}？听行如此，其于治人又必然矣^{〔六〕}。

〔一〕墨者之葬，墨家所主张的埋葬制度。

〔二〕冬日冬服，夏日夏服，冬天死用冬服，夏天死用夏服作葬服。

〔三〕桐棺三寸，用三寸厚的桐木做棺木，表示不浪费有用的木材。

〔四〕服丧，戴孝，穿丧服。

〔五〕世主，

当世的君主。俭，节约。礼之，尊敬他们。

〔六〕大毁扶杖，装着哀痛得使身体大受毁伤的样子，扶着拐杖

才能行走。

〔七〕夫，发语词，没有实际意思。是，肯定。

〔八〕非，否定。侈，奢侈。

〔九〕戾（利），暴

虐，罪，这里指「不孝」。

〔一〇〕上，这里指君主。兼，一同，都。

〔一一〕漆雕，见前注，此处「漆雕」当为另一人，

或为漆雕开的后人。议，议论。

〔一二〕色，面色。挠，沮丧。不色挠，面不露屈服沮丧的神色。

〔一三〕不目逃，

目不露惧怕逃避的眼光。

〔一四〕行曲，行为不正。违，避让。臧（脏，zang）获，即奴婢，是古代统治阶级污蔑他

（她）们的称呼。怒，责问。全句说：自己行为不正，对奴婢都要避让；自己行为正直，对诸侯也敢当面怒责。

〔一五〕宋荣子，即宋钐（坚，jian），又称宋轻（坑，keing），战国时人，与尹文并称为宋尹学派。

〔一六〕设，提倡。取，主

张。随仇，报仇雪恨。

〔一七〕圜（零，ling）圜（语，yu），监狱。这句说：关进监狱也不觉得羞耻。

〔一八〕宽，心胸

宽大。

〔一九〕恕，宽恕。

〔二〇〕暴，粗暴。

〔二一〕辞，言论。争，争论不休。

〔二二〕海内之士，天下的士人

学者。

〔三〕术，通「述」，论述、路数。议，通「仪」，动态、标准。这句说：言论没有一定的路数，行动没有固定的标准。

〔四〕全句说：冰和炭不能长久地放在一个容器里，寒和暑不能同时一齐来到，杂乱和矛盾的学说不能同时成立而用来治国。

〔五〕缪，同「谬」。安，如何、怎么。全句说：现在对杂乱矛盾的学说、错误的行动、不同主张的言论全都听取，国家怎能不乱呢？

〔六〕全句说：君主听言和观行如此杂乱而无原则，那他对于治理人民也必定是这样了。

今世之学士语治〔一〕者，多曰：「与贫穷地以实无资〔二〕。」今夫与人相若也，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，非力则俭也〔三〕。与人相若也，无饥谨、疾疚、祸罪之殃〔四〕，独以贫穷者，非侈则惰也〔五〕。侈而惰者贫，而力而俭〔六〕者富。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，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，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，不可得也〔七〕。

〔一〕学士，学者。语，谈论。治，治理国家的事。

〔二〕与，赐予、分给。实，充实。这句说：把土地分给贫穷的人，以便充实没有资产的人。

〔三〕夫，彼，那个人，意指富者。相若，相似。全句说：现在有人同别人的条件差不多，但没有好年成的丰收和旁的额外收入，也能衣食完全自给自足，这不是勤劳，就是节俭的缘故。

〔四〕饥，粮食收成不好。谨，瓜菜歉收。疚（旧「久」），久病。祸，灾难。罪，犯罪。殃，祸害。

〔五〕侈，奢侈浪费。惰，懒惰。

〔六〕而，这里是「又」的意思。而力而俭，又勤劳又节俭。

〔七〕索，要求。疾作，努力耕作。全句说：

现在君主向富人征取财物来分给贫穷的人家，这是夺取勤劳省俭的人的成果来供给奢侈懒惰的人。这样，要求人民努力耕作和省吃俭用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今有人于此，义不入危城^(一)，不处军旅^(二)，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^(三)，世主必从而礼之，贵其智而高其行^(四)，以为轻物重生^(五)之士也。夫上所以陈^(六)良田大宅、设爵禄^(七)，所以易民死命^(八)也。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，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^(九)，不可得也。藏书策、习谈论、聚徒役、服文学而议说^(一〇)，世主必从而礼之，曰：「敬贤士，先王之道也。」夫吏之所税，耕者也^(一一)；而上之所养，学士也。耕者则重税，学士则多赏，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^(一二)，不可得也。立节参明^(一三)，执操不侵^(一四)，怨言过于耳，必随之以剑^(一五)，世主必从而礼之，以为自好^(一六)之士。夫斩首之劳不赏，而家斗之勇尊显，而索民之疾战距敌^(一七)而无私斗，不可得也。国平则养儒侠，难至则用介士^(一八)，所养者非所用，所用者非所养，此所以乱也。且夫人主于听学也^(一九)，若是其言，宣布之官而用其身；若非其言，宜去其身而息其端^(二〇)。今以为是也而弗布于官，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，是而不用，非而不息，乱亡之道也。

〔一〕义，通「议」，主张、打定主意。危城，危险的城中。

〔二〕处，居住。军旅，军队。这句说：不到军队中去。

〔三〕易，交换。胫（jīng），小腿。

〔四〕贵，尊重。智，见识。高，称赞。

〔五〕轻物重生，轻视外物，看重

自己的生命。

〔六〕陈，陈列。

〔七〕设爵禄，设置官爵和俸禄。

〔八〕易民死命，换取人们为他出死

力。

〔九〕出死，冒死的危险。重，重视，这里有「勇」的意思。重殉上事，勇于为君主的事而不惜牺牲自己。

〔十〕服，讲习、传授。全句说：有人收藏书策，讲习辩论，聚集门徒，传授学问和议论道理。

〔十一〕这句说：官吏

收租税的对象是种田的人。

〔十二〕少言谈，少说空话。

〔十三〕气节。参，高的意思。

〔十四〕执操不侵，

坚守节操，不受别人无理的侵犯。

〔十五〕这句说：听到怨恨自己的话，就一定拔剑走上前去。

〔十六〕自好，自

己看重自己。

〔十七〕距，通「拒」。距敌，抵抗敌人。

〔十八〕介，通「甲」，铠甲。介士，甲士、武士。全句说：国

家太平的时候供养儒生和侠客，国家遇到患难的时候就要用穿铠甲的战士。

〔十九〕听学，听取学者的言论。

〔二十〕端，本，这里指立言的本旨。全句说：如果以为说得对，就应当在官府中公布施行，且任用这种人；如果以为

说得不对，就应该辞去这种人，并要禁止他的言论。

澹台子羽，君子之容也〔一〕，仲尼几而取之〔二〕，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〔三〕。宰予之辞，

雅而文也〔四〕，

仲尼几而取之，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〔五〕。故孔子曰：「以容取人乎，失之子

羽；以言取人乎，失之宰予〔六〕。」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〔七〕。今之新辩滥乎宰予，而

世主之听眩乎仲尼〔八〕，为悦其言，因任其身〔九〕，则焉〔十〕得无失乎！是以魏任孟卯之辩而

世主之听眩乎仲尼〔八〕，为悦其言，因任其身〔九〕，则焉〔十〕得无失乎！是以魏任孟卯之辩而

有华下之患^(一)，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^(二)。此二者，任辩之失也。夫视锻锡而察青黄，区冶不能以必剑^(三)；水击鹄雁，陆断驹马^(四)，则臧获不疑钝利。发齿吻形容，伯乐不能以必马^(五)；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^(六)，则臧获不疑弩^(七)良。观容服，听辞言^(八)，仲尼不能以必士^(九)；试之官职^(一〇)，课其功伐^(一一)，则庸人不疑于愚智^(一二)。故明主之吏，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伍^(一三)。夫有功者必赏，则爵禄厚而愈劝^(一四)；迁官袭级^(一五)，则官职大而愈治^(一六)。夫爵禄大而官职治，王之道也^(一七)。

(一)澹(淡)台子羽，即澹台天明，春秋时鲁国武城(今山东费县)人，孔丘弟子。容，容貌、外表。君子，这里指奴隶主。君子之容，象个奴隶主贵族的样子。

(二)几(击)，将近、几乎。几而取之，看中了。按：韩非在这一段文字中举了不少例子，说明要用实效来作为衡量事物或检查言行是否正确的标准。这种重视实效的观点，是和孔丘的唯心主义先验论针锋相对的。

(三)称，相称、符合。这句话说：和他相处得很久了，发现他的行为和他的外表很不相称。

(四)宰予，一名宰我，字子我，春秋时鲁国人，孔丘弟子。辞，言谈吐。雅而文，很标准而又文雅。

(五)充，充实。不充其辩，不及他的口才。

(六)全句说：以容貌来取人，在子羽身上犯了错误；以言语来取人，在宰予身上犯了错误。

(七)声，叹息、感慨。

(八)全句说：现在新起的辩说，超过了宰予；世上的君主听取言论，眩惑迷乱超过了孔丘。

(九)为，因。这两句话说：如果因为喜欢他的言论，就任用他这个人。

(一〇)焉，怎么。

(一一)任，信任。孟卯，即芒卯，一名昭卯，战国时魏国相。华下，地名，即华阳。患，

灾难。按秦昭王三十四年（公元前二七三年），秦将白起击魏华阳军，芒卯败走，华阳魏军被歼。

〔三〕马服，

赵将赵奢，号马服君，这里是指赵奢的儿子赵括。括好纸上谈兵。赵孝成王七年（公元前二五九年），秦与赵军相

拒于长平。赵国政治路线不正确，加上赵王又任人唯亲，起用赵括为将，结果赵军大败。

〔三〕锻锡，古代锻

炼金属必掺以锡。察青黄，在锻炼冶铸时观察青、黄颜色的变化。区（欧）冶，即欧冶子，春秋时善铸剑的人。全

句说：单看锻炼刀剑用的锡和冶铸时颜色的青或黄，就是铸剑能手区冶也不能决定剑的好坏。

〔四〕鸛，天鹅。

驹，小马。

〔五〕发，见。伯乐，春秋时赵人，善相马。全句说：仅仅观看马的牙齿和形状，就是善相马的伯乐也

不能断定马的优劣。

〔六〕涂，同途。这句说：让马套上车辆拉着车奔跑，直看到它跑到终点。

〔七〕驾

（奴）〔八〕劣马。

〔九〕凸服，衣著。辞言，辞令言谈。

〔十〕必士，断定学者的智慧。

〔十一〕试之官职，给他

一个官职。

〔十二〕课，考核。伐，功绩。课其功伐，考核他的工作成绩。

〔十三〕这句说：那么，就是平常人也

不会怀疑他的聪明或愚蠢了。

〔十四〕州部，地方官。全句说：因此英明君主的官吏，宰相一定是从地方官中提

升起来的，猛将一定是从兵士中选拔出来的。

〔十五〕劝，勉励。

〔十六〕迁官表级，升官提级。

〔十七〕治，把

职务做好。

〔十八〕王（旺 wàng）之道，走向统一天下的道路。

磐石千里〔一〕，不可谓富；象人〔二〕百万，不可谓强。石非不大，数非不众也，而不可谓富强者，磐不生粟，象人不可使距敌也。今商官〔三〕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，是地不垦，与磐

石一贯也〔四〕。儒侠毋军劳，显而荣者，则民不使，与象人同事也〔五〕。夫祸知〔六〕磐石象人，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、不使之民，不知事类者也〔七〕。

〔二〕磐（盘 *pan*）石，大石。这句说：石头地即使有一千里。

〔三〕象人，即俑人，古代殉葬所用木制的或陶制的

偶象。

〔三〕商官，商人用财物买得官爵者。

〔四〕一贯，一致，一样。这句说：就是有了田不开垦，和石头

地一样。

〔五〕全句说：儒生和游侠之士没有军功，却给以官爵使他显荣，这样的人就是不能使用的人，使用他

们如同使用木偶人一样。

〔六〕祸知，应作「知祸」，知道害处。

〔七〕事类，事理相通可以类推的。全句说：

只知道石头地不能生产粮食和木偶人不能使用的害处，却不知道商官儒侠同不能垦种的土地，不能使用的人一样有害处，那就是不知道事物是可以类推的道理。

故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〔二〕，吾弗入贡而臣〔三〕；关内之侯〔三〕，虽非吾行〔四〕，吾必使执禽而朝〔五〕。是故力多则人朝，力寡则朝于人，故明君务〔六〕力。夫严家无悍虏〔七〕，而慈母有败子，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，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。

〔二〕敌国之君王，国力相等的君主。说，通「悦」。虽说吾义，虽然喜悦我们的道义。

〔三〕这句说：我不能使他

入贡称臣。

〔三〕关内侯，战国时期爵位名称，仅有封号，并无封邑。

〔四〕虽非吾行，他虽然不赞同我的做

法。

〔五〕执，拿。禽，古代指鸟兽总名。执禽，古代贵族初见面时所带的礼物。这句说：我必能使他带了礼物

来朝见。

〔六〕务，注重。

〔七〕悍虏，强悍的奴仆。

夫圣人之治国，不恃人之为吾善也〔一〕，而用其不得为非也〔二〕。恃人之为吾善也，境内不什数〔三〕；用人不得为非，一国可使齐〔四〕。为治者用众而舍寡〔五〕，故不务德而务法〔六〕。夫必恃自直之箭，百世无矢；恃自圜〔七〕之木，千世无轮〔八〕矣。自直之箭、自圜之木，百世无有一，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？隐栝之道用也〔九〕。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、自圜之木，良工弗贵也。何则？乘者非一人，射者非一发也。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，明主弗贵也。何则？国法不可失，而所治非一人也。故有术〔一〇〕之君，不随适然之善〔一一〕，而行必然之道〔一二〕。

〔一〕恃，指望、依靠。这句话：不指望别人为我去做好事。

〔二〕这句话：却是要使人们不去做坏事。

〔三〕这句

说：这样的人在国境内找不到十来个。

〔四〕这句话：那就可以使全国人都这样。

〔五〕这句话：治理国家

就要用对众人都有效的办法而舍弃那种只对少数人有效的办法。

〔六〕这句话：所以君主不注重用道德去感

化人民，而注重用法律来管理人民。

〔七〕圜，同「圆」。

〔八〕轮，车轮。

〔九〕隐栝（瓜 gōu），矫正

木材形态的工具。这句话：这是因为采用了矫正木材的办法。

〔一〇〕木，道术、法术。

〔一一〕随，追求、依从。

适然，偶然。善，善行、好行为。这句话：并不追求偶然的善行。

〔一二〕这句话：却要推行必然行之有效的办法。

今或谓人曰〔一〕：「使子必智而寿〔二〕」，则世必以为狂〔三〕。夫智，性〔四〕也；寿，命〔五〕也。性命者，非所学于人也〔六〕，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人〔七〕，此世之所以谓之狂也。谓

之不能然，则是谗也〔二〕。夫谗，狂〔九〕也。以仁义教人，是以智与寿说人也〔三〕，有度之主〔四〕弗受也。故善毛嫱、西施〔五〕之美，无益吾面；用脂泽粉黛，则倍其初〔六〕。言先王之仁义，无益于治；明吾法度，必吾赏罚者，亦国之脂泽粉黛也〔四〕。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〔五〕，故不道仁义。

〔一〕或，有人。这句话：现在有人告诉别人说。

〔二〕这句话：我能使你一定聪明、长寿。

〔三〕狂，同「诳」，

欺骗。

〔四〕性，「天性」。

〔五〕命，「命定」。

〔六〕这句话：不是可以从别人那里学来的。

〔七〕说

〔税〕〔二〕，劝说。这句话：用人力做不到的事去说动别人。

〔八〕谗，疑当作「俞」，与「谏」通。全句说：对人说能

使他聪明、长寿，实际上不能实现，这便是阿谀他。

〔九〕狂，原误作「性」，今改。

〔四〕这句话：用仁义来教

人，等于用「能使人一定聪明、长寿」的说法去说动人。

〔二〕有度之主，能权衡事理的君主。〔三〕善，称赞。

毛嫱（墙 qiáng）、西施，都是古代美女。

〔五〕脂泽，涂面的脂膏。粉黛，搽面画眉的颜色。这句话：用脂泽粉

黛来搽脸画眉，那就比先前要加倍美丽。

〔四〕全句说：空谈先王的仁义，对现实的政治没有什么好处；明确

制定法度，坚决执行赏罚，那就是国家的脂泽粉黛。

〔五〕颂，同「诵」。这句话意思是：赏罚法度，有助于政令的

推行，所以明主以为急务。诵说先王的仁义，于政治无补，所以明主认为可以撇开不管。

今巫祝〔二〕之祝人曰：「使若〔三〕千秋万岁。」千秋万岁之声聒耳〔三〕，而一日之寿无征

于人〔四〕，此人所以简〔五〕巫祝也。今世儒者之说人主，不言今之所以为治〔六〕，而语已治之

功〔七〕；不审官法之事〔八〕，不察奸邪之情〔九〕，而皆道上古之传誉〔一〇〕、先王之成功。儒者饰辞〔一一〕曰：「听吾言则可以霸王〔一二〕。」此说者之巫祝，有度之主不受也。故明主举实事，去无用，不道仁义者故〔一三〕，不听学者之言。

〔二〕巫祝，古代统治阶级中从事迷信活动的人。

〔三〕若，汝、你。

〔四〕聒（锅 guō）耳，在耳边喋喋不

休。

〔四〕征，验证、取信。一日之寿无征于人，连延长一天寿命的应验都没有。

〔五〕简，怠慢、轻视。

〔六〕这句话说：不说今天应该怎样治好国家的方法。

〔七〕这句话说：而空谈往昔治理国家的既成之功。

〔八〕这句话说：不去审查做官执法的事实。

〔九〕这句话说：不去考察官吏奸邪的真情。

〔一〇〕传誉，流传的佳话。

〔一一〕饰辞，假话。

〔一二〕可以霸王，可以称霸称王。

〔一三〕者，这里同「诸」、「之」。故，故事、老话。这句话说：

不空谈仁义道德之类的老话。

今不知治者必曰：「得民之心。」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，则是伊尹〔一〕、管仲〔二〕无所用也，将听民而已矣〔三〕。民智之不可用，犹婴儿之心也。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〔四〕，不搨瘞则寢益〔五〕。剔首、搨〔六〕瘞必一人抱之，慈母治之，然犹啼呼不止，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，致其所大利也〔七〕。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，而以上为酷；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，而以上为严；征赋〔八〕钱粟以实仓库，且以救饥谨、备军旅〔九〕也，而以上为贪；境内必知介〔一〇〕，而无私解〔一一〕，并力疾斗，所以禽虏〔一二〕也，而以上为暴。此四者所以治安也，而民不

知悦也。夫求圣通^{〔一〕}之士者，为民知之不足师用^{〔二〕}。昔禹决江濬河而民聚瓦石^{〔三〕}；子产^{〔四〕}开亩树桑，郑人谤訾^{〔五〕}。禹利天下，子产存郑，皆以受谤，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。故举士而求贤智，为政而期适民^{〔六〕}，皆乱之端，未可与为治也^{〔七〕}。

〔一〕伊尹，商代奴隶主头子成汤等的大臣。

〔二〕管仲（？至公元前六四五年），名夷吾，春秋时人，早期法家，有

《管子》一书。

〔三〕这句话：势必听凭人民要怎样就怎样了。

〔四〕剔，治。首，头部。剔首，治疗头上的毛

病。腹，通复。痛，病痛。腹痛，即复痛，增加病痛。

〔五〕擗，同「副」，割开。痠（*saun*），疝子。擗痠，挑破疝

子。寝益，逐渐加重。这句话：疝子不挑破，不挤出脓血，疮毒会逐渐加重。

〔六〕擗，同「擗」。

〔七〕这句话：婴

儿并不懂得受一点小苦，就可以获得解除病痛的大好处。

〔八〕征赋，征收敛取。

〔九〕军旅，这里指战争。

〔一〇〕这句话：国境内的人一定要知道带上铠甲，武装起来。

〔一一〕私解，即《五蠹》篇所说的私门和解舍。私门，

贵族大臣等私家之门；解舍，免除的意思，指免除徭役、兵役。这句话：没有人去投靠贵族豪强，逃避服役。

〔一二〕疾斗，加紧战斗。禽虏，擒捉敌兵以为俘虏。

〔一三〕圣通，无所不通。

〔一四〕民知，人民的知识。师用，请

教和使用。

〔一五〕决，把江疏通。濬（*jun*），把河挖深。这句话：古代夏禹开江挖河治理洪水而老百姓却堆起

瓦石来阻塞河流。

〔一六〕子产（？至公元前五二二年），春秋时郑国的大臣，早期法家。

〔一七〕訾（*zi*），说

坏话。

〔一八〕适民，迁就老百姓的意见。

〔一九〕这句话：不可作为治理国家的方法。